

平

紀念日

(本劇幕間)

第一八〇號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改編者啓事

這劇本的改編，並不是以爲原作有什麼不妥，只是想借重名作，在農村裏試驗；但既在農村裏試驗，又不能不遷就一點農村裏的知識和習慣；所以依照我在農村裏的經驗改編了些。務望原作者或原譯者多多原諒。

獨幕劇
紀念日

人物：

李志行——三十餘歲的青年。

美子——他的妻子。

李志高——他的妹妹。

日兵甲。

日兵乙。

日兵丙。

佈景：一間簡樸的客廳。右邊一沙發，一門通臥室。左邊椅几一排，窗子一。廳正中圓桌一張，上置茶壺茶杯，周圍三四椅子。靠壁書櫃一，書櫃上面，懸掛放大的老婦人相片鏡框一。左角衣架一具。

地點：瀋陽。

時間：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晚。

開幕時美子坐在沙發上結絨線物，不時瞧瞧手錶，似盼候人歸，一會兒，志行推門進來。

志行：美子！

（美子抬頭，放下活計，來迎志行。）

美子：喔！你爲什麼這末晚才回家？你早上出門的時候，我不是告訴你回家吃午飯嗎？怎麼到現在才回來！（一面說，一面接着志行的大氅和帽子，掛在衣架上。）

志行：我碰見一位同學，我們談談別後一年來的情形，又談談國事，到天黑還不想回家。（說着在沙發的一端坐下，擦火柴吸煙。）

美子：（挨近志行坐下，取活計在手。）今天把飯作得好

好的等你，誰知道你午飯不回來，晚飯還是不回來。多末掃興！

志行：別再多說了，我明天一定回家來吃飯，你再預備點好菜就是了。

美子：這可太晚了。

志行：什麼？今天吃和明天吃有什麼不同？

美子：顯然是不同的：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

志行：美子，我告訴你吧，今天和明天沒有什麼不同的。今天太陽從東方出來西方下去，明天也是一

樣；今天有的人哭有的人笑，明天還是依舊。

美子：（停止工作）今天是晴朗天，明天也許是陰雨天；今天哭的人笑，明天笑的人哭。天時人事是時時刻刻在變幻的。

志行：好奇怪，今天是什麼日子？難道是黃道吉日，作什麼事都特別稱心如意，飯也能做得比平常好吃些嗎？

美子：什麼日子？我正要求教你吶，你倒問起我來！

志行：今天是九月十八號，是不是？誰都知道。

美子：知道今天九月十八就夠了！（仍舊工作。）

志行：（自言自語）九月十八……九月十八……喔，是

啊，今天是我和你結婚的週年紀念日啊！我怎末就忘了。

美子：（微笑）那末請問今天和明天究竟同不同？

志行：（笑）同不同沒關係，把紀念日挪後一天也不妨。

美子：今天你不回家來吃飯，我真有點兒不痛快。

志行：誰叫你不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呢？

美子：我想你回家吃飯的時候再說出來，叫你意外的快樂。

志行：好吧！總算我沒口福，辜負你的好意了。……………

美子，記日子，你們女人最擅長。

美子：爲國家發牢騷是你們男人的特性。

志行：（愴然）唉！提起國事，真叫人悲觀，最近日本藉

着一點小事又和中國鬧起來，蠻橫無理的壓迫中

國。

美子：可不是又發牢騷了嗎？

志行：（似乎沒聽見）日本的官吏是鬼鬼崇崇的，日本的軍閥是猙獰兇惡的。……美子，看你這樣天真溫柔，叫我難得相信你也是日本人。

美子：（用開玩笑的口調）大概是我年小的時候，住過清島多年，受了中國風土陶冶的原故吧……呃，你還沒有喝茶。（放下活計站起來，倒了一盃茶給志行，仍舊坐下做活。）

志行：（呷了一口茶）幸虧我倒沒有被日本人同化過去。我小的時候跟父親母親在日本待了三年。長大了，

又在日本念了四五年書。跟日本人接觸的時間也算不短了。

美子：是的，可是你看，你的媽媽就不幸被日本人同化了。（指着像片。）

志行：（站起來）喔！什末時候送來的？（走近像片，美子隨之。）

美子：下午兩點鐘。

志行：喔！我正打算到照相館去催呢。

美子：你說掛在這個地方合式不合式？

志行：可以……啊！放得很好，跟底片一般無二。

美子：你媽媽的照相留着不少，爲什末要挑選這一張——

十幾年前照的，拿去放大，恐怕不很像吧。

志行：近來照的是他的真面目，早先也是他的真面目。

美子：可是我從來沒有聽見有人把新照片放着不掛，却

要掛古代年前的。

志行：這有我的用意。（志行沉思地回到沙發上坐着，

美子隨之。）是的，這張相片是穿日本衣服照的，

你以爲這就是被日本人同化的証據嗎？

美子：你的心思，真有一點兒不可捉摸！你掛這張相片，旁人看見，即使不罵你是賣國賊，也難免不笑話你呀。

志行：是的。但是我們作一件事，只要對自己的良心無愧，旁人的誤解和嘲笑儘可以不去管它。（沉默了一會兒，歎了一口深長的氣。）

美子：爲什麼歎氣，有什麼心事嗎？

志行：並沒有什麼心事。……美子，今天外邊空氣不很好，

謠言很多，說最近日本軍隊恐怕要有什末行動。你

知道日本軍閥的野心，比虎狼還要利害，專找機會發動，祇要有所藉口，不管是有沒有理由的，就什麼事都可以作得出來。謠言是不會憑空發生的。

美子：別提國家大事吧，你說的人不愛說，我聽的人也不愛聽。……這幾天搶案很多，我担心的是這個。

志行：那怕什麼！咱們又不是有錢的人家，並且他們要的是人家的錢，不是人家的命，比日本兵真要好的多了。而且假若土匪真的到咱們家裏來，這算是他們倒霉，到這掙一天錢吃一天飯的人家來打劫。假

若他們要咱們的命，我倒可以跟他們試一試本領。

（起身走到書櫃旁開抽屜取出手槍一支。）雖然是舊式的，倒還使得，子彈裝得好好的。

美子：我看見這東西，就有點不舒服，你却老拿出來當好玩藝兒玩，請你趕快放回去吧。說句老實話你真有多大的本領？

志行：（放回手槍，慢走歸座）是的，我沒有什末了不得的本領，但是我倒還知道槍是怎末拿的，子彈是怎末裝的，開槍是怎末開的，比一見手槍就嘴唇變白

的你，總強得多了。喂！我怎末沒見志高妹妹嘅？
已經睡覺了嗎？

美子：還沒回家呢。（去倒了一杯茶回座喝着。）

志行：什麼？還沒回家？

美子：是，她說今天晚上，學校開振災遊藝會，怕要回來得很遲吶。

志行：深更半夜一個人回家，我有點不放心哪。

美子：她是十四五歲的人，又不比三歲小孩兒，要你哥

哥這麼擔心。

△志行猝然起立。

美子：什麼事？（隨着起立。）

志行：我聽見槍聲。

美子：我怎麼沒聽見？

志行：很遠，只三四響。（兩人靜聽了一會兒。）戶外忽然轟的一聲。）

美子：這怕是炸彈吧？（說着，靠着，手拉着他的胳膊。）

志行：一定是的，糟！（一陣槍聲！）

美子：你聽，又是一陣槍聲！

志行：這可不得了，大概是日本動手了吧。

（他們作靜聽狀，又是一陣更近的鎗聲。）

志行：越來越近了！

美子：這怎麼辦？（志行忽然抬頭凝思。）

志行：妹妹還沒回來，我得去看看她（脫了美子的手，

往衣架取帽。）

美子：（阻之）你別去，這時候怎麼出得門！

志行：沒關係。她一個姑娘我不放心。

美子：假若現在她還在學校裏，當然不敢冒險回家；假

若他已經在路上，聽見槍聲，也會找個人家躲避，你未必能碰得着她；所以你出去也沒用。（志行點頭，美子取他手中的帽掛回原處。）你別着急！這場風波也許就會平靜下去的。（志行低着頭來回的走着。又來一陣槍聲。）

志行：（住足）啊，不得了！這槍聲不就在附近嗎？

（美子走近志行，偎着他。內槍聲呼喊哭聲混成一片。）

內（喊口號聲）タマ パワ！ソー XL 太 ラ エ 厂 Y タマ パワ！

（日本帝國萬歲，萬歲！）

志行：（憤懣）唉，這是怎麼一回事！中國的軍隊那兒去了！

△敲門聲急，日本語聲嗷嗷，夫婦瞠目對門注視。

美子：這怎麼辦？！

志行：（從書櫃抽屜中取出手槍）你快進房去，我來幹他們。

美子：（急握其手）現在不是使性子的時候，你要用武力對付，這是無論如何幹不得的。這不但是你自己

已一身吃虧，要連累我也——（敲門聲。）現在不必多說話了，你快進房睡去，我自然有法子對付。

志行：你去對付？笑話！你快躲開，這手槍交給你。

（以槍給美子）我不跟他們衝突就是了。

美子：不行！要是他們來，衝突是免不了的，你快進房去，我自然有法子打發他們。

志行：好吧！我且看看你的神通，進房倒不必，我就睡在這沙發上好了，也好相機行事。

美子：好！你就這們辦。（志行躺臥在沙發上，美子將手槍放回抽屜中，並給志行蓋上一條絨氈，急趨門口。）

美子：誰啊？

（內）快開門！要不然就打進去啦！

（美子開門，進來三個日兵。）

日兵甲：（三人中年最長，留着八字鬚。）怎麼叫了半天都沒人來開？

美子：（作喜悅狀）Y Y Y！我還不以爲是中國兵嘛，嚇

壞我了。E G K A T Y M Y — ! (三個兵打量着她的身體。)

日兵甲：那麼，你這兒是日本人家？

美子：是的。是的。(日兵乙丙慢步的擺來擺去，看看志行，打着很輕的日本語，又來去的看壁上掛着的字畫。)

日兵甲：我看你說中國話，很好很好。你怕不是吧？

美子：我們是噤。(日兵甲忽然看見壁上掛的照相。)

日兵甲：這是您老太太的相片？

美子：是的……

日兵甲：（一面看一面點頭）好好，XYㄟYㄗY XYㄟYㄗ

Y！我們這次出兵，完全是爲保護咱們日本的僑民。
這裏既然是日本人，應當保護，您放心罷……剛才
不過調查真象，麻煩了，麻煩了。

美子：沒有事！請坐，諸位請坐！（三個人圍着圓桌坐
下，兵甲面對沙發。）

兵甲：這一位是誰？

美子：是我男人，他有點兒病。……日本爲什麼出兵，

我不明白。

兵甲：保護日本僑民，因為中國人擾亂咱們的治安。……
你不知道嗎？帝國軍隊已經占領瀋陽啦！

美子：呀！

兵甲：事情是這樣：中國軍隊炸了咱們的鐵道，這麼看來，日本人民的生命財產很危險，沒法子，採取最後的手段，佔領了瀋陽。

兵丙：（站起來，）△Y，咱們走吧！

兵甲：現在咱們很累了，既然這位太太很客氣的招待咱

們，咱們得好好兒的歇一會兒。

美子：桌上有茶，諸位隨便喝吧。

兵甲：呀，謝謝您。（有的倒茶喝，有的點烟捲抽着。）

兵甲：您請坐！讓我們慢慢的休息休息一會兒。

美子：好！好！（靠志行的足邊坐下，面對着他；結絨線物）。

兵甲：（對乙丙）你們這一回摟得不少了，明天要請客才行哪。

兵丙：哈！我沒叫你請客，你反倒叫我請！明天咱們來

算算賬，看誰攬得多。

兵甲：好。他們送給我的只不過是些不值錢的東西，你們得的全是現洋。

兵乙：這才見得你取巧；現洋帶着怕太重。您老先生只要點金器，要些珍珠，又值錢，又方便，可是那些小姐太太們的命，叫你都要了去啦。

兵甲：你這小猴子，你才真正取巧呢：錢也要，女人也要，你才真是那些小姐太太的命呢。

兵丙：……（呷了一口茶，打了一個欠伸，站起來）△Y，

咱們該走了吧！

兵甲：別忙，咱們就在這一帶街上維持秩序，再坐一會兒不妨。你不累我可有點兒累了。（兵丙坐下。兵

乙離坐，來去的看字畫，不時瞟美子。）

兵甲：剛才那個小女學生，我看她年紀小，擔待她一點兒，只踢她一脚，叫她快滾蛋，她竟敢來奪我的手鎗，纏住我的手鎗死不放，弄得我出了一身汗。

兵丙：那時候好在我眼快手快，請那小姑娘吃了一粒糖丸子，就送她到閻羅王那兒去了。

兵甲：沒有死，我還看見她翻來覆去的動呢。

兵丙：動不動不必去管，早晚是要死的。

兵甲：唔！真可惡……支那人全該殺。（志行奮怒欲起，

美子急起按住，並作低聲的央告。旧兵均驚駭注

目。）

美子：好好的睡着吧！你要喝茶嗎？

兵甲：怎麼一回事？

美子：沒有什麼，大概是作了一個可怕的夢，見神見鬼

似的，嚇壞了人！

兵甲：唔！

兵丙：平常她們喊咱日本鬼子，今天咱們才是真教她們去作鬼子呢！

兵甲：是的，她們喊咱們倭奴，瞧着吧，不久他們就要作亡國奴了！

志行：（高聲）「呀！」（作奮怒欲起狀，美子急起阻之作低聲之央告，三日兵皆驚疑注目。）

兵甲：（對美子）怎麼啦？

美子：沒什麼，他精神有點兒錯亂。（拍拍志行）。你好

好兒睡吧，我陪着你呢！

兵甲：精神錯亂？是不是有點兒瘋病？

美子：是的，有點兒瘋病。

兵甲：爲什麼不送到醫院裏去。

美子：他是進不得醫院的，進去就會瘋癲得更兇，在家

裏到比較好一點兒。

兵甲：晤！……（對兵丙）實在呢，有些人怪可憐的，他們哭喪着臉，跪下叩頭，口裏不斷的喊老爺老爺。

兵丙：有的人很可笑，明明是中國人，他們却裝作日本

人，說着日本話來恭維咱們。

兵甲：這一流人才是咱們的好朋友，要是個個人都這樣
支那不是馬上就變成咱們的領土了嗎。

兵乙：他們爲了自己的性命，暫時冒充日本人，倒也說
得過去；有的日本女子，長得怪縹緲的，好好的本
國人不嫁，要嫁給中國人，我心裏真有點兒不痛快。

兵甲：對了，這類女子，無恥，全該殺。

兵乙：殺？我却下不了手，總是本國人啊。有的長得怪
可愛的，嘻嘻嘻嘻！

志行：（聲如雷）……衰旦！你們這些魔鬼！這裏是個

中國的家庭！

△志行從沙發上跳起，美子阻之不及。美子拖着志行之臂，被志行一揮手，頓坐地上。三日兵驚起，退到書櫃邊去，拔出槍。志行端起桌上茶壺向旧兵擲去，旧兵甲急出手槍開放一響，未中。志行向前去奪兵甲的手槍。兵乙丙各用手槍對志行描準，同時美子從地上起來，置身於兩方之間，手足無措。

美子：（欲哭，對乙丙）請您兩位快把我的男人綑綁起來
吧，他是瘋子，他是個瘋子！

兵丙：瘋子？他究竟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

美子：當然是日本人，他剛才說的是瘋話，是瘋話……
快，請您二位快去把他綑綁起來。

△日兵乙丙將手槍放在書櫃子上，將志行的兩手

反綁，志行喘氣怒目掙扎。

美子：（由右角門下，取一麻繩上，交給日兵）快，快把
他綑起來！

志行：（怒目視美子）你這算什末意思！……你……你！

兵甲：（對美子）抬到沙發上去好不好？

美子：好！……費心！……費心！……怎末會瘋到這般地步！

△日兵將志行抬到沙發上去，乙丙取回手槍放好。

志行：你們這般魔鬼！把我槍殺吧，我不要活了！

美子：怎末會瘋到這般地步！（對志行）你好好的睡一會兒吧。……我是美子，你認得吧！

志行：我認得，我認得！你……你這無恥的東西！

美子：（對日兵）他這瘋病，有時候很好，坐着躺着不說話，但是一發作起來，真叫我沒辦法……這次好在有諸位在這兒，勞駕，勞駕。

兵甲：我……非常抱歉，幸虧沒打中，嘻嘻嘻嘻……（對

乙丙）△Y，咱們該走了吧？

兵乙
丙：好，咱們走吧。

兵甲：（對美子）我們就在這段街上巡查，……這是
很亂的時候，假若有什末中國歹人進來，請你喊一
聲……阿……我的名子叫木村，請您喊一聲，我

們就會過來帮忙的。(對乙丙)好，咱們走吧。△Y

—EY YカY—

美子：再見！

△日兵下。美子呆立不動，一手加額上凝思，一回兒過來替志行解縛。

志行：(怨怒)你別來，我寧可就這樣的餓死！

美子：(爲解縛)你別生氣啊！……你太魯莽了，險些兒性命都不保……哈哈！現在好了，什麼事都沒有了。(說完將繩解下，志行站起來。美子放手，志

行以掌攔其頰，美子以手按頰，轉過身去掩面哭。）

志行：（忿怒）你聽見日本人侵佔中國土地快樂？你聽見他們摧殘侮辱中國人民快樂？你把我綑綁起來快樂？你叫我做日本人快樂？

美子：（轉過身來）你……我完全是爲你呀。（仍哭。）

志行：喔！你以爲這是你的好意嗎？你以爲保全我的生命是全出於好意嗎？我認爲這是惡意。不錯，我現在仍舊活着，你可知道這是一個可耻的生命？

美子：（止哭）請問有什麼耻辱？

志行：冒充日本人就是耻辱！

美子：難道我不是日本人？

志行：你嫁給我了，就是中國人。你不懂國際私法嗎？

美子：我不懂什麼私法，什麼公法，我只知道天地間的

公理。

志行：我倒要聽聽你的公理。

美子：我問你，自從我跟你到中國來，你是不是把我當

做中國人，一直到如今？除了少數知己朋友以外，

你無論對誰都說我是中國人……今天我爲你生命的

安全，暫時冒充日僑，我就犯罪了嗎？……（掩面
嗚咽）我也不必多說了……什麼都完了；我離棄了
家庭，離棄了一切，爲的是你的愛……現在這一場
外來的風波，你竟這樣的對待我……現在我既不
能再回到我父母姊妹的跟前，我也不能再留在這裏
了。（欲出門。）

志行：（趨前阻之，握她的手）請你別生氣，我因爲受了
重大的刺激，所以對你有過激的行動，請你千萬別
誤會。我是愛你的，我是永遠愛你的，我知道你一

切的行動，無論對不對，總是出於你愛我的一片深情。……美子！（忽聽得敲門聲，靜立而聽，聽不見聲響。志行急跳到門口去，美子隨之，兩手握住他的手臂。聽見門外有呻吟聲，志行迅速的開了門。志高滿身滿臉的泥和血，兩手按胸，跨進門來就頹然倒地。志行急橫抱之起。）

志行：（聲厲而悲）你怎麼啦？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志高：（作低微之哭聲）哥哥！……哥哥！……媽媽！……

志行：你怎麼啦？妹妹，對你哥哥說！

志高：啊唷！痛！……哥哥，……痛！……茶……要喝

茶！

美子：茶嗎？（匆匆由右角門下。）

志高：茶！茶！

志行：倒去啦，嫂嫂給你倒去啦。妹妹！究竟是怎么一

回事？

志高：哥哥！……哥哥！……日本兵，日本兵……

美子：（急端茶一盃上）妹妹，茶來了，你喝吧，別哭！

志高：嫂嫂，你走……你走開……你……你是日本人！

△美子放下茶盃暗泣。

志高：哥哥！……哥哥！……媽媽！（呼聲漸漸低微，死了。）

志行：（搖志高之身體）妹妹，妹妹，妹妹！（哭）你……你……

△志行將志高放到沙發上，泣，止泣，睜大眼睛發癡，忽然轉動着他那如狂的眼珠，尋找手

槍，美子身遮手槍。

志行：（和平的）把手槍給我！

美子：……（對着他望。）

志行：（大聲，如狂）快！

美子：（顫抖的哭聲）我求你……我求你……別……

別去。

志行：給我！你聽見沒有！

美子：我求你……別去……你……你看（指着志高）……

你看妹妹！

志行：我……我不怕……死……我不怕！

美子：無論如何，我求你別去。（慢慢的已退到窗口。）

志行：我非去不可……快給我！

美子：（聲轉強硬）假如你一定要去的話，我就喊日兵把你綁起來！

志行：你……（去奪美子的手槍，她很敏捷的把窗門推開高嚷。）

美子：（喊）エニ×カY△九！（木村先生！）

△夫妻兩人掙扎，手槍被志行奪過去。美子將兩手拖牢他握槍的一隻手，兵甲兵乙推門入。

美子：他……他現在又發起瘋來啦，……請你們快幫助

我把他綑起來！

（日兵甲乙各捉志行的一臂，欲將他反縛。）

志行：（狂如獅吼，對美子）放手！放手！

美子：不放……無論如何都不放！

（志行扳動了槍機將美子打死，即返身打日兵甲，

甲倒地，兵乙急出槍打志行，志行中彈倒地。）

兵乙：（蹲下去搖兵甲屍身，站直）哈！這個瘋子！打死

自己的老婆，打死本國的弟兄！……日本人從來沒

有自相殘殺的事！倒霉！……倒霉！（下）。

△志行漸漸蘇醒過來，坐起，向四週看。

志行：美子，你竟死啦嗎？唉，我實在對不起你。我何嘗願意打死你？但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唵？千不怪萬不怪，只怪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國人，我不能不這樣辦，（大聲）我是中國人哪！（感覺身疼，作呻吟聲。因轉身而看見志高。）妹妹，妹妹。唉！（哭泣，忽然怒目直視，拿起手槍向空指着，大聲呼喊。）我要去殺日本人去，我要去殺日本人去！

（閉幕）

紀念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

初版

紀念日(一冊)

定價大洋二分五釐

實驗
用本
翻印
必究

原著者

葉

郁

生

改編者

陳

治

策

校訂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平民文學會

出版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定縣實驗區

印刷者

臨華印書局

發行者

北平石駱馬大街二十一號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及定縣城內考棚

